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三十五

序十四篇

送郡守孫公考績詩序

予得告還處野中別業不能應州閭交際趙元澤氏者予所好者也來造予且將諸鄉大夫之命曰吾守孫公將奏功天子天子且將有顯陟也吾州不復得迂公駕夫衆咸榮其行而不忍其去我也見之歌詩焉子幸居家不得無辭以為頌首予以寡於文且病固辭元澤曰諸大夫之命也敢固請於子子辭不得命乃言曰夫考績之法次其殿最而為之黜陟者

也天子執之以待天下之吏者也今之例獲考者即為良而多陟之而凡吏茲土者亦率以獲考為良而榮之然以是而知其政信其為良者吾獨於守令焉而他職者弗可也蓋守令職叢於他官而獲考為難守位雖尊于令而親民與令同令之事又攝焉則守尤所難也守之上有府有司有監察其下則縣也府曰某州有缺事也未可考也守受令惟謹府可矣司曰某州有缺事也未可考也守受令惟謹司可矣請之監察監察曰某州有缺事也未可考也守受令惟謹州既靡有缺事守曰吾庶可以考矣又察之縣

曰某縣之事缺未可考也縣無缺事而後可考於是觀之吾守之獲考也可不謂之難乎其政之善而為良也可弗信乎今諸大夫出告人曰吾守政則善是為良守也人曰子私子之守也未敢信今諸大夫告人曰吾守之欲考績也府考之曰罔有缺事司可之曰罔有缺事司請於監察監察曰是未有缺事可之又察之縣曰縣之未有缺事守之能事事也則人必曰是豈非政之善而能之也豈非良守而能之也余曷敢不信子之守也夫如是則吾守之賢不待詩歌而知之也而復以去我為不忍者又非也吾守去茲

而有顯陟則其位又有大於守者矣守一州也其惠
狹陟而大於守焉又豈一州之惠而已也雖然詩歌
之作無加於吾守而吾士民之懷也不可缺也敢以
茲言首之詩凡若干篇

贈清溪子序

清溪子嘗遊吾郡題詩山寺中去時予幼也既長予
遊寺中尚見其詩今年予得告屏處郭西之別業所
罕有接識吾鄉有趙元澤者長者也故常與語也他
日偕客來予謂客誰也元澤曰是清溪子也予業已
識之蓋二十年而再至也清溪子亦長者又能為歌

詩善鼓琴性好遠遊凡遊江漢洞庭百粵之間者將
三十歲也予亦好遊嘗遊燕趙遊秦楚滇蜀然悉以
宦故遊也弗肆吾志與子語遊尚勃勃也吾郡先達
高鐵溪者嘗仕司馬部遷楚徼又仕江南仕蜀川亦
好遊者也時謝宦隱於鄉無與語遊者乃數與清溪
子語懽甚也於是予與鐵溪更相延致月餘日與歌
吟弄琴至夜分有不怠也夫人之晤合離散有謂偶
然者清溪子始遊吾郡予固稚子而鐵溪方宦遊也
二十年而再至再至而相與甚得豈偶者也清溪子
歸歸而歲一至焉則與吾二人語遊尚有期也時與

清溪子善者皆作詩為別元澤洎馬君卿者尤數往
來者也詩併附卷卷首題盡皆鐵溪作者也清溪子
名昂字子高出東陽沈氏鐵溪名鑑字克明元澤名
惠君卿名錄白坡何景明志

贈蕭文或號古峰序

蕭文或先生與余父兄游者數十載與余游者六七
年博雅志慤凡世之詰姪侮衆方閔然文或獨漠然
不知也余益愛焉語多合意嘗謂曰君其澄之不清
撓之不濁者乎余第進士猥來見訪至再乃徵余言
請為別號余知文或者將安辭遂號曰古峰嗚呼鑿

破混沌一派世道萬偽日滋吾嘗高卧北窻之風想
無懷葛天之民慨身世之既遠也及道西華玉井覽
其峯高寒竦人由是又南望匡廬五老巢入空冥氣
含鴻濛雪落太古乃登羅浮七十二峯於飛雲之上
別來嘗夢想斯境梯石磴披蒼翠浩歌烟霞深處與
華胥氏往來不知有人間也則文或之古峯亦此類
也耶然文或世族西江漢唐聲華今益顯家地之古
矣標支野鹿貌之古矣太羨玄酒文之古矣余所謂
澄之不清撓之不濁其心之古然則文或之古峯將
凌太虛入廣漠而求之無何有之鄉矣俟吾言

贈左先生序

左君以大理寺副擢山西按察司僉事時師君亦以刑部員外郎擢江西按察司僉事二君者同鄉也其擢也鄉人及其同官者咸寵之或曰二君之用也以法家也語曰處山善樵處河善漁二君之於法也左君善平師君善鞠或曰匪獨二君者然也今之用官也皆然也今天下二司布政則以錢穀之吏為之而按察則選於習文之家何景明曰不然也在選才爾若論其家何官也苟執事之不察吾懼其責名而亡實拘器而遺用也舟之於水車之於陸不相通也然

造舟車者弗能舍木也是故察之舟而櫓檝檣柁者曷一非木也故木良可以為舟車矣夫器完而神注則立周而用精故耳之聒曰聽善聽為聰目之職曰視善視為明然聰明者匪耳目也皆神之為也故君子全其神而用之可以通天下之事矣夫左君善平師君善鞠是二君之職也廣之其才曷往弗善也二君履夷歷艱備嘗通塞是天之多其才也出為臬為藩入為臺為省為將為相咸由此矣

贈趙君士器序

余官於京十五年其閱鄉之仕郡縣者數十人或起

或沮或全或壞始也不知其著而其微居可知矣諺曰地知稼小知大夫基事者莫如志鼓動者莫如氣風也盪於天雷也奮於地山石至固也松栢干之而出氣則使然也孰能遏之哉大抵吏之沮而壞者咸不知職而顧於官不憚已而忌於人不知職不憚已則慮不一而志渙顧官而忌人則多畏而氣不伸故內有得失利害以變其心外有威福毀譽以折其勢勢折於外而心變於內則業不精而行罔功惟知職而憚已則職為重官為輕已為內人為外是故務約而心暇事成而身不失夫梟翔於屋鷄伏其雛吏之

命職也為事者殉事為民者殉民古之吏也今也隳其職以崇位以民冒害而覆其身夫志氣者不可以無輔也是故必才以濟之識以明之德以經之義以紀之故剛不暴而勇不亂四者志氣之輔也趙君士器通判保定府有治績治上考功部績第一士器弘治辛酉舉河南省其同年選而為郡縣者十數人或沮或敗士器官獨成且起矣士器之治也剛而易勇而能遜辨達而不避其所由於志氣者遠大矣

贈許汝登序

許汝登先生為進士初令樂陵大盜之起也山東吏

水後集卷之三十五
不守將威於闔或奔樂陵完令有禽伐大盜遠之功
名勃如也乃陟樂陵令為兵備僉事兵備三年赴考
功部奏上考予嘗問兵備何以能禽守也曰有技乎
曰弗能彎弓曰有力乎曰弗能躍馬予嘆曰是知兵
計矣是以能禽守也兵備復任鄉之士大夫曰兵備
奏上考甚寵請子之言加兵備也景明聞之負有為
之具者篤不求之志夫能求之士匪能為者矣語曰
富賈坐室貧賈遊市夫玉必生於無人之山珠必產
於九仞之淵然而為重器而至國中者非珠玉之能
求於人也西子不窺戶而布幣盈門求之者衆也砥

砥自懸魚目屢造醜女多媒天下有為之具四藝著
曰才行著曰德勞著曰功聲著曰名是故守用所以
為急也蓄得所以為重也慎伐所以為嘉也保譽所
以為望也夫任使爵位所以加於才德功名者也求
而得不求而失勢之所必有也是故利害形而心移
夫才勝使德勝任功勝爵名勝位必不求者也賤也
而人貴之辱也而人榮之使勝才任勝德爵勝功位
勝名必求之者也貴也而人賤之榮也而人辱之夫
不耻干而羞役者衆人宜之才德功名之士可以需
人之求而非可以求人者也兵備天下才德功名之

士也予弗患夫求之者之不至也

贈南雄判俞君序

俞君公濟判廣東南雄府陳大理曰君起於貢為佐郡父負而深蘊厥施必大請余言贈焉余嘗聞劉大司馬之為廣東伯也順德令吳獻臣伯常引與坐論謫吏鄒汝愚伯上客之伯也善下下矣而令也謫吏也安其禮有與任之有見列之夫先王之時懼天下之塞情而隱賢恒徹其所蔽限者故崇高則略之富貴則損之使人人抒其意而盡其才是故先王之時吏也直其道不辱其身忠其職不卑其位維名與資

今之所為蔽限者名也標聲資也階勢崇虛而實或不徵升庸而超俊或格是故聲日張而勢日懸公卿廢禮士之文牧守靡察民之實是以官屈而吏以調困以此一下上而通天下是以難也夫受揖則立受跪則坐吏之自處也重其身以求而求勿浚也修其事以見而見勿皎也執已卑來陵也居太柔取藉也是故必高其節而遜出直其志而平施古者學之有術守之有力行之有方皆先守乎已者也夫定取舍也以制得失定好惡也以制毀譽定是非也以制從違定行止也以制進退是故上交不諂而下交不

六復集卷之三十五
六
瀆故名也者弗能榮辱而資也者弗能崇卑也傳曰
君子非其人不交故不知其人考其師友焉俞君師
章司成而友大理其所從有淵源矣

贈胡君宗器序

余黨士胡君宗器性爽而敦勤而濶度詳謹而無隱
情辛酉舉於鄉今年選保定府通判不治府主理邊
之芻糧次於懷來七倉屬焉國家之儲北邊是重
故以部司專紀而五判分受其約無督之者有守有
撫有按有監司給納之者有權門有貴家有戚里有
世族有豪商有富賈聽役之者有倉吏有場吏有吏

胥有兵隸有車人有攬戶有管庫之廝器有衡有量
有石文有委獄有受訟判也亦難矣臨者取者伺者
干者赴而白者來之沓沓畏之惴惴沾然緣然錯錯
然若風雨之至也雲霧之交也矛戟之衝也機折之
發也若川委而疇布也於是乎無備無宰無識無籌
無政莫之應而立也夫衆令而汎從則遺衆勢而流
悅則委衆蓋而闇受則罔衆數而煩覆則眩衆辭而
滯理則叢是故共者承衆令也剛者折衆勢也察者
徹衆蓋也約者舉衆數也通者肆衆辭也夫致慮而
圖全者患之防也任而弗却視者事之隙也夫瓜繁

必摘鵠張必射舉火者寇遁測井者投石道河求通也疾掘則壅故共而曲意則極之者至矣剛而樹標則摧之者至矣察而示明則掩之者至矣夫水之源潔也可以浮衆舟而不沉可以滅炎燎可以鑑可以一分可以決重隄之障而轉千仞之石故蒞官之要則莫要廉以修其身也廉以修其身則心靜則氣直則視燭則計精則才達

贈向先生序

夷陵向子粹行敦質好學而秉禮河南何子珍其人焉向子為地官郎善於其職遷守廬郡行也謂何子

曰予欲子言之也何子曰唯唯予見子之履禮也禮也者理之敘也其道也卑非知崇則莫達夫物鉅曠者弗以細扁遺淺求而浚通明罔以幽隔故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五帝三王踐其理而示其事仲尼識其事而示其理事實而易理虛而有形者方也神者無不在也形神弗二故微著一故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故曰禮始諸飲食夫君子之為人上也使其吏程而民矩也貴承也而弗以屈節承也貴親也而弗以回德親也直內而順於外敬立而行其恭夫然後上下則也故曰君子揖私朝輝如也登

車則有光矣君子之治也設其綱紀而有其目與民
守之誥朝在門夕於野功不可以躡取也分不可以
踰得也故曰嘗遠食必順近食夫賤市者為售也故
君子下也而人高之非求高而下也虛也而人實之
非求實而虛也有功也而人德之非以功求德也是
故君子之修也盡諸躬而已設地而懸望焉君子耻
之故曰徒坐不盡席尺夫才盛者亢其志名高者危
其身享厚者盈其量是故君子才也思抑名也思藏
享也思約故曰君子之受爵也一爵而洒然二爵而
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夫仁生之義殺之禮

辨之智藏之故春生秋殺夏辨冬藏天之四時也四
時之道具而安其序故歲弗變而日新是故慮善惟
動也動惟其時也美而無當弗足美也故曰玉磬必
擊大琴必張嘉肴必食夫幾者時之會事之發也制
其幾發其事會其時則莫若斷孟賁之力罷於累試
由基之巧廢於百發弗斷其幾也故曰日中乃暴操
刀則割是故禮也者通於晝夜貫於天地格於人鬼
者也是以君子貴履禮也向子於是再拜曰敢不承
子之言何子復拜曰子之命也敢不告

贈楊靜之南歸序

靜之先生學於鄉貢於國卒業於監歷事於臺乃銓於選部而歸省以需政焉歸之日友人集送之嘆曰嗟乎予今也始見天下事矣昔之人曰不出戶知天下此為說也已使余於鄉也弗於國於監也弗於臺則於天下也何以見之哉今也予始見天下事矣向之言不可行者未必不可也其可行者未必可也情有所難徑而勢有所難格意有所難通而理有所難會耳與目異也身與心方也故曰民與士不同論匹夫諸侯不相謀此誠然也何子聞之曰靜之其有得乎夫天下有巨有細有常有變有常常有變變有巨

巨有細細有巨而細有細而巨有常而變有變而常故鑿一戶者昧四方之遠專一節者失三時之利帆海者不知山駕陸者不知水飲冰而寒者不知嚮火之焦天下之事其藏也一其見也不一其見也散也不一也故君子多其見聞焉廣其思慮焉悉其履蹈焉其藏也趨也一也故君子約其見聞焉精其思慮焉矩其蹈履焉理貞也事情也貞者正其體情者幾於動也體非正不立幾非動不行是故學而卒業者尚本也貢而歷事者達用也教以成士政以資官厚其身而周其知夫然後可以見天下而無行不之矣

九德集卷之五十五
靜之其有得乎

送孫處州序

郡守孫先生懋仁以吏部例舉為處州府同知其視郡凡有三年也申人宜之而難其去我相與送之上其長老薦紳又言是遷廼郡吏者恒格不超歷有赫非所以尊異良吏勞動勸善也咸噫惜不能夷其景明奉爵進曰維斯遷也廼吾所為先生慶者諸長老薦紳顧弗觀也自吾長凡吾郡之守更者幾矣不三考不得輒徙因仍玩久與民吏耳目相厭刺刺不能其繁逮其徙去固已奄然倦矣先生在郡始為三

歲部始為一考其政軌民尚有不盡究習猶鼓作莫敢緩悅而志氣展布方堂堂向殷富即起而置之鉅地登之州邑之上視他昔守者不可以謂無尊異也然先生偉男子也吾嘗見為吏者矣慎者多畏不能有所震烈寬者多留不能有所辨達是曷用寬慎也先生處吾郡與武衛肩立彬比勢抗干沮衝折而卒能行其威事之瑣絮旁羅不為曲慮不為周防以才任之而莫為所變亂以失其措執是以行亦無少遇挫劬以至於今徙官噫是則偉男子也偉男子被是遷故長老薦紳憶惜弗以為尊異也然吾聞適千里

者百里一息適萬里者千里一息不亟進則所至者
遠也鵬之將圖南也必直上九萬里則風在下而南
圖易矣府之同知視州之守位則為高事則為簡高
則足以尊其身簡則足以節其力先生遠造斯乃有
地也於是長老薦紳曰如子之口可以慰矣送行當
有言其緝是語書之

送蕭文或分教臨川序

制士貢入者願祿仕則以學職請禮部彙試而去取
之迺復試於天官去取加詳焉然後進之 大廷
天子躬臨試之取其堪任者下之選部蓋獲名於禮

部試者十之六七焉獲名於天官試者十之四五焉
獲名於 廷試者十之二三焉予鄉蕭君文或願就
茲請歷三試俱獲名優列於是領臨川訓導抵行鄉
之好於君者咸致儀為慶張祖為餞徵予以言贈予
於君又厚雖不徵予言固將有所告焉夫君之是請
古所謂辭尊居卑者也然師儒之義大矣非關柝之
司可同也故試之屢而選之重且難如此獨悲今之
任是者不知所以盡職舉其重且難者而自輕忽之
甚者昕鼓坐堂上呼喚生揖弗來者弗詰也夕鼓反
室與諸生飲酒虞然弗忌也諸生腆物來者禮之弗

來者怒之業之惰勤弗察也監司視學者至入其室
寥然不聞絃誦閱其士驚然揖讓不就列考其程課
漫不即叙誅其弛職則自謂曰吾官卑吾齒邁苟升
斗私吾妻孥爾安所為哉否則又曰吾盡職士弗率
教也咸若時天下之學職廢矣夫教人者視其所自
教古之所謂師儒曰以賢得民也曰以道得民也古
之所謂教曰考其行也問其業也是故古之人賢著
矣廼考行道立矣廼問業行則進其良糾其有弗良
者已矣業則簡其修董其有弗修者已矣故自教者
二曰賢曰道教人者二曰行曰業賢曰著道曰立行

曰良業曰修盡是四者其教明矣君夙有聞於鄉博
學明儀其量淵然其行敦然其堪是任無疑也且其
業於庠也又歷於師也衆凡所以自教及所以教人
者固習見而熟聞者矣後有稱教明於臨川者必君
之功也

壽閻定峯兵憲序

定峯先生以十月十七日為初度之辰諸生既請予
詩壽之復各為詩以送遂成卷焉諸生又請曰必序
其詩而卷斯成矣何子曰諸生何以壽先生也王錫
進曰吾聞之壽祈諸天者不若徵之人也夫人之可

徵者莫若功與德與言已耳今先生西寇之平是有軍旅之功也書院之建是有惠士之德也而文詞誨訓是有彛言也徵之人以為壽者曷以易茲也是則先生之壽者乎何子曰然夫功則利博也德則被深也言而文則行遠也夫博則天厚之矣深則天大之矣遠則天久之矣故謂之壽諸子曰子之言廣錫意矣可以壽先生矣可以序壽先生之詩矣

贈李仲良耆老序

凡郡縣鄉有老設之為一鄉所平者也皆以長厚有識達者為之其任在於責科儆事敦薄和爭道訓謹

率而已今歲弗熟自汝以南數百里草盡死中民以下為食所窘起而竊掠昔之宿寇鉅盜相與乘發助匿熾弗可已民大動擾於是藩司下令州縣鄉各置一老使任捕詰雖非典例亦便宜所可舉者也時予鄉以李仲良舉是役其厚仲良者吳抑之氏彭寬夫氏為仲良見予曰仲良舉是役吾鄉所賴以弗擾者衆皆為賀而願子有以告之也予聞仲良之鄉矯矯弗且為惴歛能與人任事鄉人素所豪傑者也其為是役吾弗患仲良弗能也慮仲良弗慎耳攘盜本以安輯良者也苟弗慎則弗能不妄有逮也有妄逮是

九復集卷三十五
猶治濫而加之水救燎而附以薪其為害倍矣鷹隼
韜而養之利其能搏野鳥也苟搏於家使雞犬弗得
寧則必去之寧失野鳥弗及雞犬也是故仲良弗可
以弗慎焉能慎則能弭害能弭害則天必賞以福是
故仲良不可以不慎焉於是抑之寬夫曰斯言固仲
良之所明者也書之俾仲良弗忘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三十五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三十六
碑文墓誌共十八篇

張公去思碑

吾州守張公以彰德府推官蒞吾州遷南京戶部員
外郎適弘治甲子為吾州凡七年既去州之大夫士
越考翼馳狀于京謂余曰公政吾州德我民我民德
之子州人且公所舉其知公為我民文其實碑之余
聞公初第丁未進士來推彰德彰德達上下州之之
京師者必之焉公所以為彰德州人固已識之往來
間迨遷守吾州州之人咸慶曰此其推彰德者也始

抵任鳴鼓據公座列群吏胥隸其下兩翼詰土之情之俗皆莫對且欲徐伺其所為公頃屈指曰某也富某也窮曰某良曰某曲且偽曰某里某地闊狹瘠饒高卑如何嫁喪貨農及所尚敦薄如何悉中左右顧且汗莫知所出神之臨民溫然有餘度人多易近有訟者不欲速成獄久能自解不問其成案惟詳惟明故境內訟不他求伸民或中其惡不即以色姑徐治之大要務與民休息不輕震動擊搏初人以為常不甚快然卒以相安殊無多事陰受其益民知為生桑柳皆林羊牛雞狗豬靡不腓以孳故賦多先期納者

工役未嘗僕僕舉其不獲已者時孔子廟久不葺棟桷缺丹白黜以侈公完之廡置像舊無者州東山曰義陽昔申伯地世沒于衛官公於御史沁水李公白之遂築書院于山之陽路橋陂池倉府署郵城隍郡治祠入祀典者每一新民不曰費暇引學官諸生講學考業然亦不數數諸生益習不怠州往年科無兩舉十人者兩舉而十人惟公之力處人上下各有禮故無怨至于小夫亦多感焉由此觀之公之政古謂平易者也所居雖不大異其去能使人有餘思原公以明經取第復以經術潤飾吏事且熟文法加之平

大後集卷三十一
易所以克令厥後凡刻削抉剔炫知矜能偽自增顯者視公不足取焉公名拱字朝儀蜀之內江人履歷不盡紀紀其大者耳示不忘也而州人忠厚之道存焉以是堅不可讓為之辭曰

天子勅牧光播厥修輔植敦朴顛躓蠶民庸是優持威倚法刻志爬撥良者不闡益佑其偷惟民之羞公邁厥迹匪剛以柔令終如始民周違尤南山之石蒼蒼寒秋世公之休

王母何氏墓碑

王氏母姓何氏羅山人何原女也為王翁伯全妻王

翁父曰王紀為耒陽縣丞良慎無易行耒陽公為其子求配乃得何氏也何氏嘗從王翁侍耒陽公遊宦其奉舅姑君子無不有善道也性溫靜不見厲容僕婢未嘗有被叱訶者生子四人長鼎娶張氏次鼎娶夏氏又次轟娶孫氏又次威娶張氏女五人長適許伯原次呂祿次子兄舉人何景暘次王鳳翔次劉森凡為孫男女二十一人外孫男女八人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壽七十六何子曰王氏母當王翁舉鄉耆時嘗入城予時少也嘗見焉其鄉人族氏卑幼者來見王氏母未嘗不與飲食也然必躬持與之又躬

視之惟恐其不飲食之也其慈愛人如此宜其子孫
衆多且獲壽也王氏母卒之日其鄉人族氏無不哭
者予兄以王翁命求碑樹于墓予故得略叙其實且
為哀辭曰嗚呼允哉坤之德厚而康兮用蕃其後裕
且長兮曷其不淹遂返厥常兮朝日慘惻颼風厲兮
閨堂闋寥發帷蓋兮修塗委蛇超素驥兮悠悠天達
鸞皇逝兮惟月有良兮肆辰又吉駕彼栢輻兮載此
杉榔前建文殪兮廼造玄室玄室造兮寧厥域有石
窈窈兮纘爾德允哉萬嗣昭女則

明故大中大夫資治少尹福建都轉運鹽使

司運使李公墓誌銘

正德十年三月三日致仕大中大夫資治少尹運使
李公卒子汝佐以使于京赴其友人何景明景明哭
于庭讀汝佐書曰先公嘗言求子生誌今死也已矣
惟子圖之嗚呼予恐誌銘公邪雖然公知我于孺子
知公宜莫能若我者予恐弗誌銘公邪志曰公諱紀
字朝振潞州人也中成化乙酉山西省試授故城知
縣遷錦衣衛經歷臨洮府知府累遷至福建運使曾
大父本大父日初皆長者不仕父貴贈錦衣衛經歷
母宋氏贈孺人公魁岸甚莊望之若神健辯說聲如

鼓鐘人咸尊憚敬聽之少好讀書苦刻父母慮而禁之莫從也自言曰苟弗欲事往古天下焉已矣苟欲事焉弗讀書無能為也又善無遺忘一目過者老尚能口誦也以故稽古言當世皆秩秩有理敘可施弗直為虛談已也始至故城縣俗昏議財多財為禮少財為耻貧家男女或壯老無以匹也公至盡召諸里耆曰夫昏也爾賣爾女邪俾爾女有家邪即賣女有大賈無用議二姓禮若俾女有家而俾多出財貧空女何以能家也即人家終窘無財爾能俾爾女終無家耶自今昏有議財者有法法弗貸于是縣中貧而

匹者千人縣故有官地占于豪官莫能奪公按文責地豪畏即出之還官乃歲以地出給貧民緩其征是時河間郡縣最稱故城縣治乃擢故城令為錦衣衛經歷六年擢臨洮府知府臨洮雜番夷桀難治公曰不操法示毒人無以遠惡也乃治其豪侮法慢令者治益尚嚴明吏民人人無不惴慄無敢冒文者其後人人乃得自緩不至蹈害郡則大治守日與寮案張宴會坐花行酒吹笙竽時與衛官擁旌旄伐金鼓出城行射較獵然人人亦喜觀曰太守甚樂孔武弗擾也洮水將壞城洶洶不可渡守登城指其山石可堤

某山木可梁乃築石堤水去城三里伐木為八舟
 梁之在郡剛方自持不能恭事上官上官多畏害之
 都御史有親故過府販綿葛求守令于民為倍利焉
 守曰此何以令民也吾為民守終不能為都御史親
 故販而重利漁民將執之其人懼而遁譖于都御史
 都御史彈守降為長蘆運司同知或勸公曰運司財
 利府也人無有望身名陟者公又貧獨不計子女邪
 公弗聽益峻自潔嘗赴京諸大商賈人張具於路遮
 馬留食公策馬超過之叱曰吾食汝邪于是御史嘉
 之上其名曰居可貪弗汚者今見有李同知爾公嘗

曰寧死不折寧貧不貪觀此公之言施矣然公為舉
 人時已能却金不為人干請蓋其方廉志性不移如
 此由長蘆擢福建運使一年乞致仕歸曰吾何以弗
 已耶世之見用者予知之矣不富勢率通滑爾方者
 貶廉者塞吾無用矣吾何以弗已邪別號默菴晚又
 號漳東主人歸而築室讀書扁曰怡老雲窩好吟咏
 著有默菴集既疾會其親族子弟曰吾年止今日吾
 平生儉人以為嗇吾無人以為有夫誰知予者遂出
 篋笥開使共視之惟圖書衣幘而已公生正統辛酉
 七月二十三日壽七十有五配原氏封孺人先卒繼

毛氏亦先卒繼趙氏男子五人長汝佐郡學生次汝佑儀賓次汝仕汝价汝儒女子一人菊姬皆毛氏出孫男子一時可孫女四卜以是年四月四日葬南石曹之原初景明從先君為驛丞時公使與汝佐同學朝夕惠教即父師矣嘗謂毛夫人曰汝視景明母可以異汝佐然毛夫人視景明不啻不異汝佐也及先君致仕負甚公饋之車馬其歸也集衛官送之郊亭揚爵酌先君曰吾老友酌景明日吾小友夫子待公三年也凡公所鑒識望勵予者皆德義風慕無窮之事豈有世俗庸淺之見者哉其所自負與又甚宏遠

深厚予以為有將相器業而卒鬱抑不究其用何哉豈古所謂賢人困厄廉士無名者邪予識公之言行甚衆不悉誌誌其大章章者銘曰嗟嗟棟梁直木衆莽玉瓚玄珪不遇大亨委珮長裾嗟嗟泥塗厥施未光積則有餘有餘之積其施厥嗣乎

徐太母潘氏墓誌銘

徐太母潘氏卒其元孫漢當承制以刑部郎中張君狀來求銘按狀潘氏處士潘宗女徐公傑配也徐公先配李氏李氏生士方士方生漢繼配潘氏生士正士正生淮及潭潘年四十而喪徐公遺有貲鉅萬盡

以任士方士正二子二子乃商吳越間遂益饒厚其
家二子又喪矣乃復以貲任淮而使漢潭讀書為學
生淮亦累貲鉅萬為大居第京里漢潭皆能學問也
居家甚勤儉無襲衣兼食然施族仁下不有所害初
潘適徐氏士方弱也恩之逾於士正士正卒其二子
淮潭弱也母謂士方曰爾子爾弟之子士方子二子
也逾其子漢夫潘氏有大功德于徐氏三世其不謂
之賢母婦哉生正統乙丑七月十六日卒正德乙亥
九月四日享年七十一女一適梅鏗錦衣百戶孫女
三曾孫男二漢卜以是年十月二日葬城南七里鋪

祖塋與其先大父大母並藏焉銘曰嗟嗟一婦未亡
三世以享徐氏之廟百祀爾享

樊懋昭墓誌銘

樊懋昭諱亮信陽在城鄉人五世祖林洪武初自徐
州從軍徐丞相麾下 文皇時隨征克大寧歷鄭村
埧白溝河攻圍濟南又歷夾河小河大戰有功陞正
千戶死于陣其家因徙南京林傳玉玉傳清清扈從
幸北京遂又家於北京正統初以林功大死事故陞
清為金吾右衛指揮同知錫之誥清傳子愷戰西直
門死詔陞其後為都指揮同知給恤其家子恕在襁

大復集卷三十一
八
祿天弗嗣而懋昭父剛當嗣剛時在南京性戇赴廕未就而歸乃從其外翁家信陽樊氏由此失其官剛生二男子長曰明次即懋昭父母愛長子不甚愛懋昭朝夕笞詈懋昭曰父母非愛兄不愛我也為兄貧爾愈親愛無怨懋昭少好賈賈不欺人買綿于湖廣李氏至館閱數有羨乃密如李氏問綿數李不知也懋昭即還其羨遊鄭陽家人來言河濫溺人即惶問父母人曰無害即大喜忘問其餘館人旁聞之太息曰此人孝子也知有父母已矣懋昭行賈二十年饒積嘗買牛家繆與溢三金牛家恐其知而取也設酒

跪曰昨者閱直實溢三金吾貧可遺其一還其二懋昭笑曰吾知爾貧故溢與爾甯兵備至信陽先問首惡誅死次問首善以為鄉長鄉亦強懋昭懋昭不欲為然莫能脫為鄉長民富者持千錢貧者持百錢密遺之求免役懋昭怒罵棄之地已乃竟役富者而貧者緩焉官有取嘗爭之數日必抑其半弗得則拂衣起直出不顧官亦知其直不重讓也然竟怏怏弗平致疾不起矣生天順己卯十二月十二日卒正德癸酉十二月二十一日年五十五歲配計氏生子曰鵬為郡學生好讀書慕古昔從予學甚解懋昭為人篤

塞不識字然善算絲毫不爽又能記不忘先人梅溪公嘗言懋昭父母始來信陽艱窘其兄好酒不事生懋昭弱也即粥菜行市供其親長即賈賈遂矣即農乃今教其子儒矣豈可不謂自立善變化者哉傳言公侯之後必復其始樊氏之失官越三世而始儒鵬曰亡父積善不能大壽而子孫孤弱非先生誌銘箴沒朽矣嗟乎遠大懋昭者在鵬也夫銘曰孰達弗以厄孰起弗以什爾反爾棄本旋復爾族

明處士錢公墓誌銘

處士錢公卒遺令其子慶暨中書舍人祿還葬南京

新亭鄉祖塋祿奉柩將行乃以公友人鄭君洪狀來乞銘予與祿同供事制勅不得辭按狀公諱進字

景升姓錢氏別號菊菴上世蘇州府吳縣人洪武初徙南京著籍上元縣祖永扈從文皇帝北上授工部營繕所所正遂著籍大興縣父王母唐氏有子五人而公長公少機敏恂質身若弗勝衣好讀書日誦數千言攻書法始授學吳太常既乃精思摹索晉唐諸名帖嘗曰法者迹也巧者所以神妙也吾將心致其巧終不至泥古法迹故其書成一家而士大夫珍之天順間有薦之朝者不報公乃嘆曰吾讀書思進

取行志今人以一藝薦而又不獲達此殆天也吾何願焉乃深自剗晦終身不仕矣家貧力貿易事其父母父母所欲有為極辦之無不稱指意友愛其弟達達舉進士為青州府推官早卒公為經營其室家無弗周至公性好施與宗族不能舉火者皆待于公冬月見無衣者輒衣之嘗自合秘方膏藥以施病者出城見枯骨菽野心愴焉購地瘞之 今上上 兩宮徽號推恩者老公以年八十 詔給賜冠帶米肉絹綿公度量夷坦無崖岸與閭中高年結壽會歌酒盡日兒童婦女見者輒稱曰錢翁錢翁云公服勤儉起

家嘗訓子孫曰吾見古人以艱苦立門戶而子孫或以多縱蕩之嗟乎嗟乎汝等戒哉又自言曰行德者身安之為善者心樂之今行一德為一善而務章取復是賈販事爾夫古人恒陰施于冥冥人不知而已無所求故謂之安樂公生於宣德二年庚戌正月初九日卒正德十一年丙子五月 日享年八十有七歲配崔孺人有內政先公十七年卒子三人長慶前習字中書侍 仁智殿次壽翰粟授散官次即祿女一適陳綱孫男三人曰登譚字官曰泰曰承澤孫女三人俱幼鄭君曰錢公可謂善不近名而德不求福

然名與福錢公有之矣予始知天下有不必求而莫能舍者也銘曰施之冥冥獲于昭昭匪爾之求實由爾招祖丘南鄉爾于逍遙

劉孺人廉氏墓誌銘

孺人廉氏洛川劉判潤之配也以正德十一年四月初十日卒距其生正統十二年十月十一日享年六十九歲有子三人珙珵琦有女四人適二靳氏薛氏王氏又有孫男子五人孫女子八人琦為行人于京師將赴喪深戚抵狀拜予曰母亡不孝茂以見矣生有閩內之行一二乞列諸銘石狀云孺人父廉公景

浩劉公同里人也內治嚴潔孺人為少女又慧絕持女訓故廉公甚愛之年十九往適劉公性方畏而孺人溫惠左右相如賓敬至白首室無迂言劉公初業大學母太夫人在家老而諸子皆弱又歲大饑孺人乃盡脫珥簪衣服易粟周旋窘竭使太夫人不失甘旨而家人咸無饑色太夫人病歲餘孺人日夜奉起居嘗藥太夫人乃撫手嘆曰我孝婦我孝婦劉公仕凡三徙京衛經歷而孺人有錫矣至劉公徙判易州孺人勸之曰仕宦老當思還鄉土爾久在外非止計也劉公乃即解官歸歸無幾何而孺人卒孺人義訓

其子琦幼嬉孺人誠曰汝兄學不成而汝復優游老婦何望也琦遂厲學舉進士嗟乎孺人于劉氏者可謂大賢婦母矣乃銘曰孰曰家興靡顛有室孰曰夫貞靡先女吉瞻彼洛野其域有馬樹其墳櫨以材大
厦

王孺人墓誌銘

志曰地道豈不厚哉高山之下必有重淵孺人者武昌通判馬公瑀之配御史錄母也父王公獻世為信陽衛人孺人溫厚淑則性至孝幼亡其母哭之累日弗食長歸馬氏為敘理其家外內弗貳家至匱缺其

具食翁姑未嘗弗旨馬公緝學取仕孺人實佐之訓諸子必經于義而無間其慈里人咸稱孺人大賢云始王氏諸昆弟富豪里中居有樓臺出入騎馬衣文綺甚耀也王公則好書詩工于賦詠行義敦質而常慷慨論事甚愛孺人慧教之書故孺人通孝經論語大義孺人之來嬪也昆弟為治裝使人張牀幕導之鼓樂如俗儀王公大笑曰此何以為也且裝者充女室家陳爾非為衢觀也乃屏鼓樂盡弛其張具載之于車使人推挽之造壻門以故崇儉貶飾孺人式焉孺人生天順乙亥六月四日正德丙子七月六日卒

享年六十二子三人長御史次錦次鍊皆郡學生女
三人長適劉暘次適學生吳尚智次適學生辛吳御
史使于外聞孺人喪乃復使于京將奔葬于城北七
里岡祖塋泣告余曰子吾母里人聞吾母矣幸志銘
之余投涕曰嗟乎昔先君子之在里也有詩友會而
王公宗之蓋時時道王公之風焉余之聞孺人也有
本哉有本哉銘曰北城之域岡蜿蜒上有白日下黃
泉刻銘于石昭後先

明故瓊州府知府鐵溪先生高公墓志銘

鐵溪先生高公卒余道赴關西過家哭其喪余抵大

梁之夕也夢一星搖動墮地其光上發厥明有報公
疾甚者及余至公益亡一日矣公遺令其子遷曰必
何子銘我而可遷跽而泣曰可是惟爾子之志於是
遷乃狀公事實來求余銘按公上世山東人始祖濟
南萬戶萬戶生成徙居河南太康縣成生智官建文
時為副千戶永樂間謫戍信陽遂世居信陽矣智有
孫曰瓊景泰庚午舉人為祁州司訓司訓有男子二
人長鐸次即公司訓卒于官公纔二歲母李氏携之
歸年十一時與群兒戲釣于學宮池水上曰我釣鰲
亦如此爾指揮劉宗異之舉于提學陳公選收儒學

弟子員中成化甲午鄉試戊戌舉進士授武選主事
崇王請置守備汝寧馬大司馬以信陽已置守備
而汝寧重置難之集司屬議公進曰是不難移信陽
守備置汝寧俾無視信陽則事攝而官可不重置大
司馬喜曰主事議便於是常引與計事稱之曰我益
友也公仕宦既聞時有所憤切乃言事忤內貴人內
注其名屏上卒以他事逮之調鎮遠府通判在鎮遠
為錢都御史所重諮以邊務洞夷有相仇者使通判
輯之不服通判乃夜徙居他山空設其供帳故所遲
明徃卧榻已碎通判則從容束帶出帳前議和事夷

覘而神之盡服弘治改元移山東青州府明年遷鎮
江府同知同知嘗委事江南諸郡著績自鎮江遷夔
州府知府知府一年致仕歸與鄉人游讌觴詠自娛
十八年今 天子御極 詔進大中大夫初人屬公
以公輔之幹公亦自負旁睨一世無所下以是人又
媿之使不得究其用故公之歸也益肆形世外嘗曰
仕宦之途我固諳之矣人生苟快意何必至卿相哉
公體貌修偉而精神香朗見者傾悅又善談辯時出
談譁曉音律能自度曲兼善書畫皆竒健自成一家
公既綜博衆藝而尤長于詩詩語豪宕自喜篇章流

播時人珍之在鎮江往賓日本使臣使以詩上公和
吞章立就使臣俛首嘆服曰此中國詩人也性儻蕩
好交游樂于與進門下之客率多名士其在鄉益剷
听示坦後進無長少無不與之者而好學耽詩至老
不倦焉公生景泰壬申五月二日卒正德戊寅八月
十有四日享年六十七歲配吳氏封安人有子八人
長遷次選次遠俱郡學生次道次邃次邁次造次迅
女子三人孫男子七人孫女子七人公之將卒也召
八子前曰我有好子徐又曰汝亦有好父遂瞑遷治
終甚慎將以某年月日葬于城南飛鳳山之陽夫吾

郡雖代有顯仕而文物之開寔自公作辭翰風流為
鄉人宗即使公徒致位卿相何足以易此哉何足以
易此哉銘曰淮山二精降神合符是生偉人大郡大
夫佩劍冠玉容雅甚都驟驥修陸大車廣衢既騁既
載弭轡懸輿弗究厥至命也匪吾有八男子接躅登
塗列銘公歲萬祀是圖

馮宗武墓志銘

君名洸字宗武予郡方伯馮公鎬之子也少而敏朗
方伯公竒愛之挈以從宦授詩命業進士未弱冠即
能進士文方伯公嘗數使揖客使客立試之其文無

不稱客意者宗武既自有材質復獲隨侍多購典籍與觀名獻能自勉嗜降問無有屈難以故學益有蓄為郡學生屬志超遠不欲委瑣循格在群游中嘗稍自露翹翹靡所下同輩亦先之謂弗逮也戊辰歲方伯公以憂制居鄉里其秋宗武忽疾作疾五日竟以不起臨絕呼方伯公曰父視汝婦若孫言畢瞑矣於戲惜哉初予免官歸自都下宗武來視予坐語彌日既予謁方伯公公飲予遣宗武出揖坐之席側視其色不黝其言琅琅有音也而不數日以死何哉始人望宗武取高第如拾而屢試弗遇或有言其數奇者

然弗謂天也又聞宗武鄰居者吳英合室病疫貧不能具食藥宗武以百錢洎米往醫濟之後英及其妻病死復為買棺以瘞歲凶族人欲轉徙者宗武止之曰人有貸予錢者俟取之以需汝矣母出也竟以死不克終其意然觀於二事豈當天者哉宗武生成化已亥十月五日卒正德戊辰八月一日其生纔三十也娶馬氏生子格始十歲為有後矣以己巳二月二十二日歸于城東土家河之原方伯公乃泣涕遣宗武弟沂携其子來乞銘曰兒死矣弗及矣願子使其後有稱述不蔑斯亦足矣乃銘曰爾生既促孰俾

才覺既才既覺孰俾天伐城東之丘藏焉永括我志
爾穴爾後弗沒

明威將軍指揮僉事余君墓志銘

君諱文淵字子澄姓余氏余氏之先溯江奉化人也
洪武間有從戎者廼徙著于京至君大父南城兵馬
指揮使信益蹈善行有名稱生女淑異妃 崇王遂
大余氏父鐘字德聲授錦衣衛百戶以 王戚隨之
汝寧出入親近厚于禮義善詩歌喜賓客 王任之
奏為儀衛副賜世蔭其官後復奉例奏粟為指揮僉
事君母吳氏生君君生于貴然且少而不靡靡為泰

能自約下招致延譽無損父風始生秀敏不期月能
言六歲知揖客屬對父命就師師有所難即無不釋
也十三承父官後亦奏粟為指揮僉事入侍衛能夙
夜不惰其身 王甚竒愛之也為行崇厚尚恩外祖
母喪弗克葬舅氏弗能婚君皆為破財力卒舉二大
事其造人所難類此然卒之日距其生年二十五耳
天使盈其年則所施者弗止是已柰何弗能有遐享
也先是君父德聲公有疾君日往朝問夕弗寢即寢
亦弗脫帶人或病其憂勞然不謂遽有弗起也余嘗
過汝得與德聲公接識有舊愛亦尚記君之貌今君

乃世矣豈不惜哉君娶治中吳應期女是生子相卜
十二月十五日歸于汝城東丘德聲公與余書曰弗
幸亡兒歿矣命也無若何矣其有不歿者惟子之文
是畀余弗忍違公之意乃銘曰佩玉紫綵垂帶委委
話言唯唯旋辟爾爾天實是美弗竟誰使廓其有藏
萬億是弭我銘斯章君也弗死

誥封太淑人倪氏墓志銘

太淑人倪氏者故指揮使鮑公龍之配而汝寧守禦
千戶成女也有男子三人文武韜文當世其夫官然
早卒也孫威襲官至都指揮僉事始太淑人婚鮑氏

當鮑氏盛太淑人篤塞循默一無所白至不識衡量
較物輕重及遭夫喪子又不及官而天孫且孑然在
携抱也太淑人泣曰鮑氏三世屬是兒我當下關闈
守吾年俟兒立也乃躬操門戶苦織紡懷其遺孫至
惟單窘艱悶而使外內不廢人視之猶昔鮑氏盛時
也威既立益顯前緒蔚有觀望太淑人之志果今有
得矣太淑人季子韜者亦先卒獨武侍養能有立有
四女子長適陳璽次適王虎次適劉威皆指揮又次
適百戶丘漢孫二鎮乃武之子次即威也又有孫女
二人曾孫男六人曾孫女五人太淑人生于永樂十

五年七月十日而正德四年十一月十六日乃卒凡
享年九十二為鮑氏婦母者七十餘年其可謂大有
始終于鮑氏者哉都閫君卜是年十二月十日以太
淑人祔其夫葬在澗水之南來請銘銘曰與其宅其
地肆好以寧太淑人之魄

誥封淑人任氏墓志銘

予鄉都指揮僉事鮑君德明喪其正室淑人任氏將
葬請曰亡妻有勤于予今逝去我我願得子之文志
其葬乃志曰任氏者信陽衛中所千戶任清女也適
都指揮僉事鮑君威誥封淑人淑人室有女德家

有婦儀御衆勝不嫉妬待群僕不割害蓋婦人有君
子行者也鮑君為指揮時淑人甚承之整齊其內內
有巨細悉不以干鮑君鮑君治于官淑人治于家以
故鮑君得盡能于外無有內累也鮑君聽衛事自以
循先世官不能光陟前烈碌碌無以効其才進取于
時值蠻夷不用績乃思有所建樹淑人力相之鮑君
果以功至都指揮淑人之助不可少也鮑君凡征役
在外者數年淑人益葺其家能使鮑君不有顧慮淑
人有勤于鮑君甚著也然卒之日年始四十五又無
男惟女一人適指揮應襲陳忠天所以享淑人者何

大復集卷之三十六
弗厚也是年己巳十二月十日葬于澗河之陽祖塋
銘曰是為淑人之穴吁其嗟厦之構也而乃離其家
實之成也而乃殞其華施報天也其虛邪

懷遠將軍信陽衛指揮同知袁公合葬墓志

銘

懷遠將軍信陽衛指揮同知袁公卒其子鎔者余同
年舉人者也袁服未請余銘曰鎔辱好于吾子子幸
而念吾子之好其勉以圖吾父余義弗得辭也乃志
曰袁公勛者字世臣其先武昌江夏人也高祖曰壽
從高皇帝兵有功累官副千戶壽生砥砥襲官始

自南京徙信陽衛左千戶所砥生清清生俊皆相繼
其官俊即公父也明于往古成敗有立志思樹奇功
厭循循蹈恒轍好讀馬援傳慕之曰必如此乃男子
也後果効功荆襄固原間歷加指揮同知進階懷遠
將軍卒君所襲官蓋其父立者也公幼而母夫人丘
氏棄養養於祖母太恭人繆氏既長事祖母能篤孝
又事三繼母亦靡有弗得職者也為人長者無所欺
備宣府時屬朱叅將部戍獨石虜犯塞士出還奏捷
公未有獲也朱叅將者往與公愛欲私之乃密令功
載著其功公不知也將奏以告公公愕然辭朱叅將

曰將軍鄣列城使某得幸備行列而虜犯將軍之塞當蒙金矢先士卒獲其渠率今縱不能而將軍又私我以功夫冒人之功以干上賞未能有厚享者也將軍則惠我矣其若我何敢以辭也於是朱參將許之嗟嘆曰弗可及也已奏功同部多與得顯秩者而公益裕然終其身無有怨也公始厲志軍事數入主將白軍事冀有所建後見邊事益擾將率多不撫循士罷於求自嘆所如不合有志莫可為也乃稱病歸解其職事閒居士卒至垂泣請而退益堅既謝官出則布衣弗飾乘馬嘗獨行郭門外遇負薪者弗識也爭

道擠公墜于橋水濡衣公起振衣去亡有怒顏負薪者察知是公皇恐來謁門外左右請罪之公乃反酒食負薪者曰固知汝弗識我爾我曷怒汝也性夙友愛父命與昆弟分財悉推與昆弟不取有別產在確口盜夜劫積稻捕者徵之皆旁舍兒也公曰釋之是窘於饑者也非不令子弟也我既弗能賑而使其溺于盜又柰何使其以盜死也於是盜悔讓亡不相率為良者也在宣府有所嘗活者歸而鬻子得貨持謝公公庶知其鬻子也不受使反其子又傭有疾疫者彼親者弗敢近公入其卧躬賜藥與食飲凡公所弗

忍者有是也公少業儒所嘗讀書老尚能口誦使諸
子及從者為文親考閱布其次第雖老師莫能易也
及鎔魁河南省試人皆曰公以武世其家又能以文
學成其子也公娶韓氏宣武衛昭信校尉百戶韓俊
女也賢而能其妃然早卒公亦不再室也有男子四
人長曰鎔次鎧次錡次錄鎔既為舉人不欲襲公乃
以鎧代襲而大有能於官女子五人長適指揮汪洋
次適監生辛暘又次適百戶趙騰又次適千戶陳昂
其一幼也又孫男子一人女子五人皆亦幼也公卒
于正德己巳八月十九日有生六十又四矣以是年

十一月二日合葬韓氏墓銘曰溫溫之德不爽厥恭
厚積自躬厥承靡窮東門之東有丘其隆是曰公宮
公降于中與其配同萬祀攸終

封孺人李氏墓誌銘

封孺人張公夫人李氏以正德五年八月十四日卒
子雲為給事中間喪于京師罹戚冒星來奔將以十
二月二十五日葬乃乞余志銘夫人墓以久遠夫人
雲與余世通好又同年進士也余時時得覲夫人又
余有兄子者夫人孫男子妻也間得詳夫人之德故
弗可辭也志曰夫人李氏者封徵仕郎工科左給事

中張公之配也父曰某信陽衛指揮僉事夫人生于
貴而順正弗違不修簪王之飾能親其族人族人長
上卑少來者亡不有厚往也雲縣襄陵時迎夫人養
出有車馬奴妾甚貴夫人益良惠亡害僕有不彌指
亦亡被罵者也至雲歷近要已致錫命于夫人矣
夫人見人恒惴惴慙弗耀也賓客至必自視酒酒
饌食男孫有婦媵亦弗以委也以故內外咸曰夫人
大賢始夫人歸張公時及張氏中窘夫人相張公集
其家至躬勤苦事拮据鞠棘亡有怨意雲稍長能學
矣又能相張公篤教弗奪其業以就顯名夫人蓋不

獨可富貴也豈不謂大賢哉夫人生宣德癸丑三月
二十九日壽七十八歲凡為男子二人孫男子五人
女子一人曾孫男子一人女子二人夫人之所享者
厚矣銘曰張氏望申奕世武冠逮夫人歸門戶稍單
何有何亡夫人弗難夫人有子伯震仲雲震則弗永
成志者雲嗚呼夫人內德不易茹辛獲旨食自我積
雲相祖域隘弗可墮迺為夫人改卜肇土在西山下
夫人康哉祀于張氏為世妣祖

壽藏銘并序

壽藏者今太常少卿劉公之所作也公年未期也作

斯藏也預終焉故曰壽藏云可謂達矣夫生曰寄死
曰歸古者之制棺也中年以歲踰中以月祭文葬志
或自為之後世利生而凶死言生則慶言死則忌其
達焉者亦或鮮矣公少敦敏好學能為科舉文未第
也而以大父文恭公之蔭為翰林秀才屢以勞効久
次轉官歷中書舍人大理寺副禮部郎中尚寶司卿
又嘗為今上正字上即極乃以春官侍從遷太
常寺少卿頃之迂于逆瑾罷歸瑾敗復起為太常少
卿仍供事內閣制勅房其在制勅也歷事累朝自
天子及后妃王公大典禮咸有事焉歲時賜賚

金弊寶錕饌饌人咸榮寵之能習國家典故臨事必
有稽而處人又平實易見然則公之達也非其經練
之所成薦厚之所積邪壽藏在武丘山祖塋之側崇
基下水表形象阜列樹週垣一塚雙戶公曰楊恭人
予配也將與合寔焉公名際字世信號武丘山人世
家蘇州府長洲縣銘曰魏焉武丘泉有瘞劍產秀生
才有靈斯驗壽藏壘壘在丘之旁有封有樹有扃有
房百年同歸偕此齊德有安者棲無遠先域曷歸曷
寄孰祥孰凶矣公達究其始終我書銘章永而勿
失水衛山朝固此玄室

大復集卷之三十一
姪渭女壙磚銘

姪渭女子三兄女也兄從父宦陝西渭源女生于渭故名生十二年夭女幽秀警敏質若弗任衣且少言語日扃閣事紉繡剪縷未嘗從群女戲聘王氏子歲丁卯夏疫家婢有違之者衆不敢視女入其卧持水飲之家人固止弗聽數日婢愈女乃疾恐憂其父母曰吾疾殊不甚父母見其弗眩困信之病旬餘忽起呼其母曰衣我我不可活有頃絕六月十日也是夕即瘞于坂西予痛惋未及銘其壙後數日乃治磚砂書誌銘命僮掘土入之銘曰既以生汝慧汝又以折

汝予莫究汝坂西有域惟以瘞汝

姪岳州壙誌銘

姪岳州東昌公第二子東昌公令岳之巴陵時生也生而白晢顙角稜起能言後聞人讀書即默記之誦數百字不忘對客揖讓若成人者也東昌公歿哀哭夜不寐曰翁棄我何去也遂嬰病病且死猶啼泣呼其父生四歲死於正德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埋之堰東岸上銘曰岳州生申州死死丁卯生甲子魂安之魄歸此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三十六

...



